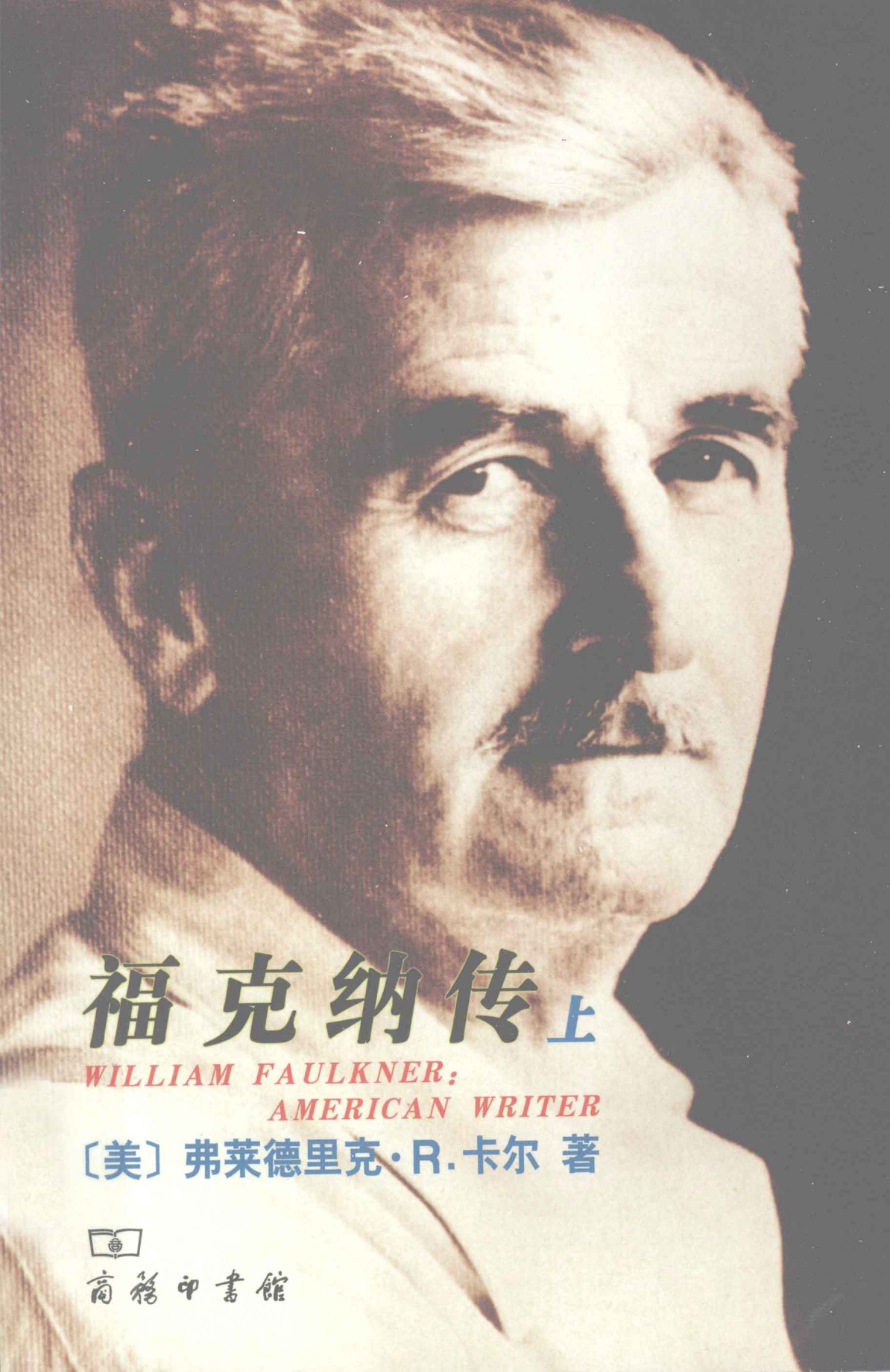




福克纳传^上

*WILLIAM FAULKNER:
AMERICAN WRITER*

〔美〕弗莱德里克·R.卡尔 著



商務印書館

福 克 纳 传

(上 册)

〔美〕 弗莱德里克·R. 卡尔 著

陈永国 赵英男 王岩 译

商务印书馆

2007 年·北京

译者序

我对福克纳作品的认识始于1990年。当时,我作为普访学者在佛罗里达大学英语系专修美国文学,在琼斯教授主持的“福克纳和他的女儿们”研讨班初次细读福克纳的作品。记得琼斯教授当时选的作品是《未被征服者》和《八月之光》,其浓郁素朴的南方乡土气息,关于沙特里斯家族离奇古怪的故事,所反映的性激情、种族主义和宗教盲从等严肃主题,都深深地吸引了我。1994年8月至1995年8月,我有幸作为富布赖特访问学者在美国杜克大学从事美国南方文学和文化的学习和研究。由于对福克纳的兴趣有增无减,所以参加了斯特朗伯格教授主持的“福克纳”专题研讨班。此后,又单独与其就《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八月之光》、《我弥留之际》和《去吧,摩西》五部重要小说进行了系统研究和讨论。后来,为了能使更多的人了解福克纳,我把我在这方面的所学和研究熔铸于教学之中,为硕士研究生开设了“福克纳专题”课。1995年,译著《现代与现代主义》出版后,该书作者弗莱德里克·R. 卡尔主动奉献他的巨著《威廉·福克纳:美国作家》(*William Faulkner: American Writer*),有意在中国出版,于是便有了现在的这个译本。

一般认为,福克纳最伟大的文学成就在于他的《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等描写“约克纳帕塔法”的系列家族小说和“斯诺普斯三部曲”。这无疑已成定论。其实,这个定论中含有一个暗示,即把福克纳当作一个“南方作家”来对待,把他作品中描写的“约克纳帕塔法”作为南方的缩影,把他笔下光怪陆离的世界和失常畸形的人物当作现代南方的怪诞和邪恶。依我看来,这是不够准确的。福克纳的经典作品最典型地体现了普遍的人类生存状况,他笔下的人物所面对的困境和问题,如异化、孤立和破碎等,并不是南方所特有的,事实上,他在故乡的土地上看到了全人类的力量和软弱、安

2 译者序

全和威胁;把南方历史作为小说创作的框架,而实际表现的是“人类心灵与其自身的冲突”。如此普遍的文学主题势必使他的作品超越时空的界限,而成为全人类的共有财产。

然而,我们在福克纳的作品中看到的是一种文学的伟大性,而恰恰是这种文学的伟大性掩盖了福克纳的另一面,即他的个人生活。我们从《福克纳传》中所看到的是伟大作家的一种“文学性”,这种“文学性”汇聚了他生活中的琐碎轶事,他的喜怒哀乐,他的爱情与婚姻,他的爱好与憎恶,他的虚伪与真诚。其中有些隐现于作品中,而大部分则为其创作成就所淹没。这种“文学性”所体现的是一个真实的人:他由于个头矮小和初恋遭到拒绝而蒙受心理创伤;他由于虚荣心作祟而假扮战争英雄;他既忠诚于不幸的婚姻又不时追求婚外的浪漫;他既投身于严肃的文学创作又不得不为生计而投靠好莱坞;他引家乡以为自豪,然而又由于对家乡的如实描写而遭到乡亲们的拒斥;他热爱花楸福邸的宁静平和,然而又极力寻求骑马、狩猎和驾机的刺激;他有烦恼和忧愁,但他能把这烦恼和忧愁化为动力;他有快乐和幸福,但他把这快乐和幸福融入了一种更大的成就感。福克纳不是完人,但他着实是位伟人,同时也是一个平常人。我时常以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产生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即是说,应该是个多面人,由多元因素所决定,同时又能超越这些多元因素而升华到崇高的艺术境界,从而达到艺术的人生,这或许是我给福克纳生平的评价。

需要赘言的是,《福克纳传》洋洋百万言的翻译并非是件易事。书中所涉史料广博,语言意涵深远,要求译者不仅要有宽泛的美国历史尤其是美国南方历史的知识,而且需有深厚的语言功底。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尽量参照了国内已有的中文福克纳批评资料和现成的作品译本,历史和作品中的人物姓名均以国内通用译法为准,尤其是李文俊先生和陶洁教授等前辈的译法,从而使读者对福克纳的生活和创作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把握。由于对福克纳重要作品的艰深晦涩缺乏深透的理解和掌握,译本难免存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此恳请读者惠正。

《福克纳传》一书的出版多亏作者弗莱德里克·R. 卡尔教授的慷慨授权和商务印书馆陈小文先生的文学慧眼,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而就在我忙于校对本书译稿的时候,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传来噩耗,卡尔教授因三年半的肾透析引起综合症,医治无效,于2004年4月30日(星期五)逝世,享年77岁。在此,我们仅以此书向这位好心的教育家、勤奋的文学批评家和多产的文学传记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哀悼。

陈永国

2005年12月于北京

目 录

译者序	1
作者序	1
福克纳家谱	2
奥尔德海姆家谱	2
前言	3

第一部 历史、记忆、语言

第一章 鸟瞰	11
第二章 背景	28
第三章 想像之初	71
第四章 艾斯苔尔、菲尔和战争	92

第二部 新人

第五章 牛津的威廉·福克纳	127
第六章 向何处去?	161
第七章 冷漠的中心	190
第八章 荒原	219
第九章 步入巢穴	259
第十章 认识自我	305

第三部 质变

第十一章 喧哗与骚动	333
------------------	-----

2 目 录

第十二章	约克纳帕塔法之精髓	375
第十三章	奇迹之年及其后	431
第十四章	进入“炮口”	470
第十五章	反伊甸园	515
第十六章	幻想与幻灭	541

作 者 序

本书试图把关于福克纳卷帙浩繁的小说和诗歌的最新信息综合起来。本书不想取代约瑟夫·布罗特纳两卷本的福克纳传记,那是完全不同的一本书。我不想重复布罗特纳教授以出众的才华完整而详尽叙述的福克纳生活;而运用福克纳作品中的资料作为传记素材,这是布罗特纳教授所没有尝试或不想尝试的。通过把生活和作品综合在一起,我避免一种历时的或线性的传记研究,这在其他情况下是有其自身价值的。本研究就最深刻的意义上说是一部传记:不仅呈现了主体生活的相关事实,而且力图从心理、情感和文学等方面理解和阐释那种生活。它试图完整地再现福克纳——即便不是完全把他当作一个可理解的人,那么也把他当作 20 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来理解。我们探讨的是这位艺术家的成长。如果我们的探讨成功了,那么,福克纳就实践了济慈用来描写另一位伟大艺术家也即他本人的几行诗:

在欢愉的庙堂里

蒙面的忧郁拥有她掌管的佛龛,

虽然除了他谁也看不到那锋利的语言

用欢愉的葡萄试探味觉的美感

用灵魂去品尝她力量的悲惨,

在云雾般的奖品中挂悬。

福克纳家谱

威廉·克拉克·福尔克奈(老上校)与霍兰德·皮尔斯结婚

7/6/1825—11/6/89

卒 5/31/49

约翰·韦斯莱(小上校) 汤普森·福尔克奈与萨莉·迈克阿尔皮尼·穆里 结婚

9/2/48—3/13/22

10/14/50—12/21/06

穆里·库思伯特·福尔克奈与莫德·巴特勒结婚 玛丽·霍兰德与J.波特·威尔金斯结婚 约翰·韦斯莱·汤普森(约翰叔叔)与苏·哈金斯结婚

8/17/70—8/7/32

11/27/71—10/16/60

12/16/72—11/17/46

7/25/82—1/20/62

威廉·库思伯特·福尔克奈与丽达·艾斯苔尔·奥尔德海姆结婚 小穆里·查尔斯与塞西尔·哈吉斯结婚(离婚)

9/25/97—7/6/62

2/19/96—5/11/72

6/26/99—12/24/75 与苏珊结婚

约翰·韦斯利·汤普森三世与露西尔·雷梅结婚 迪安·斯威夫特与露易斯·哈尔结婚

9/24/01—3/28/63

8/15/07—11/10/35

阿拉巴马

吉尔与小保罗·D.萨默斯结婚 詹姆斯·穆里与南茜·简·华生结婚 穆里·库思伯特二世与艾丽娜·威廉斯结婚

1/11/97—1/6/62

6/24/33—

7/18/23—

2/22/28—

迪安与乔·马拉德结婚(离婚)

3/22/36— 与拉里·威尔斯结婚

奥尔德海姆家谱

里达·爱伦与勒穆艾尔·E.奥尔德海姆结婚

8/10/73—3/10/56

2/8/70—5/6/45

丽达·艾斯苔尔与康奈尔·富兰克林结婚(离婚) 麦尔维娜·维多利亚 多罗茜·左利克佛(多特) 爱德华·德·格拉芬雷德

2/19/96—5/11/72

5/21/98—10/12/18

8/15/05—12/20/68

12/25/05—12/1/16

前 言

福克纳于 1897 年 9 月 25 日生于密西西比州的新阿尔伯尼。当时仍³然有一个神秘的美国,人们仍然可以置身于那个神话的氛围之中。那个神话有一部分早在我们所讲述的这位作家诞生之前就与福氏家族密不可分——其暴力、开拓性及其为重新跻身南方种植园贵族行列而付出的努力,所有这些是这个神话的组成部分,而福克纳也创造了自己的神话。标志着其公开形象之特点的那些著名的沉默时刻都是这个神话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仿佛把他置于一个别无他人涉足的某一神秘或魔幻之地。福克纳拼命要成为一名大作家,但也同样不遗余力地要成为一名永垂青史的英雄。内在本性和外在哺育双双强化了由意志所转移的自我感。

当一个人(如福克纳)迫切感到要超越自身,要么成为一个神,要么成为一个怪物时,决定的因素有许多:如南方对现代主义所持的悬而未决和模棱两可的态度;尤其是南方把现代化视作外来侵略而对其发起的猛烈进攻;南方不能依据普通正义感而诉诸法律面对黑白关系的事实。此外,还有福克纳自己不幸的成长过程:虽然深受母亲的宠爱,但他仍为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所烦恼:他在巨人中显得格外瘦小纤弱的身材;父亲对长子所做之事的少情寡趣;以及他所看到的别人的连连成功而父亲却每每失败的严酷现实。所有这些未决的行为方式是不能仅仅用叛逆来解决的。福克纳创造神话是为⁴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即是说,要达到深刻的自我理解,发挥他所想像的自身的命定角色,完成他的使命。简言之,他在编造谎言——那些卓绝机智的谎言造就了他自以为是的自我。在福克纳看来,通过人造艺术超越自身是迈向功名成就的第一步。

然而,出生于 1897 年的任何人都不能像福克纳那样充分体现他所处的

时代和地点。福克纳的每一根纤维组织都是大南方的产物，都源于他的出生地密西西比。只是在后来当成为思想的、为意志所转移的个体时他才把南方的遗产变成美国的财富。美国历史的每一方面都融进了福克纳，而福克纳在个人态度和作品中又对美国历史的每一方面做出了反应。他表现自身的乃至整个民族的遗产正如巴尔扎克表现 19 世纪的法国一样。事实上，他是美国迄今最近似于巴尔扎克的人物。

尽管福克纳的祖先不是种植者，与属于另一社会阶层的粗人们也相处甚善，但他还是与南方贵族相认同。在艺术成熟时他不得不面对的困境之一是，他的传统或既定观念与他的理智认识不相符合。他不安地接受那些辩证因素，但这些因素在他身上无法驻足，因为作为这种辩证关系或张力之基础的一切似乎能使一种文化凝聚，也能使一种文化分解。福克纳在小说中涉及社会问题时，特别呈现一种文化的生或/和死。

把这种文化的生与死拿来作赌注的原因是：形形色色的种族观点，对现代主义及其对一个农业社会的侵蚀的敌视，工业化及其对田园理想的腐蚀，对由于非正义和种族仇恨而失去了的南方乐园的自觉意识。福克纳在长篇小说和短篇故事中经常不惜笔墨着意刻画的暴力是他借以抵制他于自身感到的一种愤怒的方式，他说这种愤怒代表了南方人对他既不能控制又不能解决的问题的反应。

一切都在暴力中聚敛。一个狭隘、乡土气十足的社会不能容忍批评，甚或不能容忍对其形势的分析。它坚持一种浪漫的理想的观点，同时又不可能不依靠暴力来解决问题。对暴力的依靠是清楚的，甚至是纯粹的——终极的。在对女人的侠肝义胆中，在种族关系上，在为保持南方生活方式而付出的种种努力中，在仍然持续未断的与北方的对峙中，甚至在把家庭团结当作基督教美德加以表现的需要中，都蕴含着暴力因素。南方敬畏上帝，实践着上帝的教诲，而把上帝的福音传递给南方人和美国其他地方的方式就是武力。与任何一位严肃作家一样，福克纳必然要面对的是各种暧昧的敌对态度和反应的混合。

5 无论转向哪一方面——家庭生活或公开生活，他都面对暴力，那是保留价值的一个途径。在这方面，内战不过是一个更大的储存媒介：具有历史规

模的暴力,但却持续到重建时期及其后,直到福克纳出生后许久。要理解南方(以及它想要保留的过去的那个边疆社会),福克纳要诉诸于原始的反应方式——藏在深宅后院里的那些形式;他将在浸透着童年生活的那些家庭故事中找到这些形式。甚至南方对政治和修辞的热情也植根于暴力之中;语言成为暴力工具,是行为的刺激物。语言以建造一堵墙为形式,在这堵墙的后面,南方的浪漫主义和幻想成了抵制北方科学和现代主义、抵制另一种非常不同的修辞的抵押品。如果福克纳在种族问题上闪烁其词,那么,他作为作家的真正的英雄主义便来自于为穿透那堵墙而付出的努力。这并不是说他开始捣毁南方自身的梦想,而是说他提出了另一种不同的修辞,发展了一种(或多种)对南方语言加以抵制的语言,正因如此,他才在南方以外而非以内的地区更受推崇。

不管南方对现代主义多么不屑一顾,福克纳都坚持把这种现代主义用在小说创作方法上。除多斯·帕索斯外,他是美国小说界第一个现代派,在这方面,是可以与乔伊斯、康拉德、沃尔夫、普鲁斯特和托马斯·曼同日而语的惟一一位美国小说家。毫不奇怪,这些作家几乎都是福克纳崇拜模仿、在记忆和实践中过滤的对象。但即便在他跻身现代派行列之时,南方还是拉着他不放——他也并未真心抵制。福克纳依然属于他所处的时代和地方,尽管曾不遗余力地以更加现代、更加普遍的美国术语来表现冲突。他是来自牛津的密西西比人;如果说美国的素材最终成了主题,他也从未置他的出生地于不顾。他把他的美国人格化了,这等于说它仍然是坚实的和不屈服的,也就是德国人所说的“祖国”。

与南方的反现代主义及其对修辞模式的依赖紧密相关的是它对幻想的不渝坚持。通过语言、习惯、传统和历史过程,南方不管在哪个角逐场上都想武装起来反对现实。在这方面福克纳入木三分。要理解他对南方梦幻的批判,我们必须深入到乱伦、性变态和暴力等主题的表层之下。甚至在编纂自己的神话时,他也抛掉了梦幻、非现实和角色扮演。南方对他的作品所持的敌意绝非由于那些轰动一时的主题,而是由于那些破坏偶像的真正问题。

福克纳是一件危险的商品,是传统大宅里的一架释放了的大炮。他崇尚历史,但甚至在崇尚历史之时也在帮助捣毁历史的进程,在这一点上他是

美国人,而不是南方人。福克纳同情地表现南方,然而又暗自敲响了南方的丧钟,这种神奇的能力预示了他的小说的伟大性。一如托尔斯泰,福克纳在表现传统的自毁阶段时并未一味否认传统,这里还有一点契诃夫的风格。南方以其令人难以置信的能量和意志力去破坏它想保留的一切,福克纳是这一进程的文化历史学家。

福克纳出生时,南方还仍然缺乏一个大的美学或文化传统。所谓南方“文化”亦即南方的历史和传统,但其文学、音乐和艺术却是一片不毛之地。W. J. 卡什将此归咎于对一统性的固持,即为抵制北方而形成一个统一战线的狭隘心胸。不啻于此。一个边疆社会不可能给美学留有多少余地,内战前的大南方一直是个边疆社会,而在战后它仍在许多方面保持着边疆的传统。男性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控制——甚至像福克纳的曾祖父,那位既打仗又写作的“老上校”——预先占有了社会价值,而妇女则被贬谪为花朵、圣母或遥不可及的狄安娜们。

保护一种荣誉和狭义的理想比表现两性间的真实生活更重要。福克纳于1897年进入了这样一个世界。他在19世纪初年的成长把他维系于一个与他在书本上读到的、后来在国外亲身经历的现代文化格格不入的一个特殊社会。帮助改变了南方的那些书籍与他眼中的南方并无多大关联。下面这些书勾画了一部地方史和一种实践中的文化:乔埃尔·桑德勒·哈里斯的《莱穆大叔的歌谣或箴言:旧种植园的民间故事》,托马斯·奈尔森·佩奇的《在旧弗吉尼亚,或马尔斯·常和其他故事》,托马斯·狄克逊的《家族:三K党罗曼史》,或再早一些的奥古斯都·鲍德温·朗格斯特里特的《佐治亚风光:共和国头半个世纪里的人物和事件》。

这里不妨重提马休·阿诺德的警告:缺乏一定程度的成熟批评的社会或文化是艺术无以繁荣的社会。阿诺德显然说的是开放性社会,而非被控制的社会,在后一种社会中,一本书或一种思想之所以重要,仅仅是因为所有批评都受到压制或贬斥。然而,批评南方或其立场的一些观点或书可能会即刻使其作者变成局外人。在福克纳之前生长于牛津的斯塔克·扬,恪守地方观点,维护南方梦幻,因而南方接受了他;但当福克纳的早期著作威

胁到早在他出现之前很久就已四分五裂的社会时,几乎没有人容忍他。 7

我们必须着重指出福克纳逆流而上、不畏公众舆论的勇气甚至英雄主义。他关于种族问题的冷淡和往往并非令人满意的观点大多是基于屈尊俯就的恩赐态度,应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即任何一种批评都是对南方一统天下的背叛。对那个地区和整个南方来说,所需要的是固守现状。它必须是一潭死水,因为一点一滴的泄漏都可能导致北方向南方的决堤渗透。

福克纳置身于两种激烈冲突的观念和运动之间:一个是他土生土长的、代表着整个南方社会的故步自封的牛津社区;另一个是在想像中使其脱离牛津和地方性的敌对的现代主义观念。他的创作和生活就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摇摆。事实上,这本传记记录了福克纳是如何在私下和公开场合解决这两种根本对立的矛盾冲突的。

欧内斯特·海明威对他的出生地芝加哥毫不关心,F.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也未在普林斯顿或纽约与现代主义之间身受挤压之苦。福克纳的另一位同代人约翰·多斯·帕索斯也未对特定地区情有独钟——他的现代主义并未与地域的或个人的信仰发生冲撞。然而,福克纳在想像和情感上都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他的群体感——约克纳帕塔法系列小说的精髓——受到了损害,甚至含混和暧昧了,与其说由事实毋宁说由神话和传统而凝结了。他在现代主义的形式中看到了一种真正可怕的对立观点——不是北方扩张的现代主义,不简单是技术和工业化的问题,而是荡涤过去、毁灭历史、断言蔑视社会和群体的那种现代主义。福克纳所同化的正是这种连他最亲密的师长都从未理解过的现代主义,而一旦到达理解的层次,它就变得既大胆又令人胆寒了。

现代主义是一种形式的无政府状态,而群体感则代表着历史、习俗、传统和神话。脚踏这两只船就等于面对一个新开拓的美国。福克纳在写作时用了很长时间试图恢复家宅花楸福邸过去的辉煌,然而他笔下的花楸福邸却往往是中世纪的残余——如其名称所示,所用的语言也不是表示修缮的术语。在劳心费财修复花楸福邸的同时,他发现他的文学思想又与这个理

想格格不入；他行走在牛津同胞之间，但却生活在不仅与他们相冲撞，而且不给他们任何席位的一个想像世界里。在努力始终维持一桩双方都已无力维持的婚姻的同时，他在现代文学中刻画了不给婚姻、稳定甚或清醒留有任
8 何余地的人际关系。

群体对福克纳的引力在于保留：他的婚姻，他的传统家庭，他当时在那个社会中的指定位置，甚至规定了他对黑人的态度。现代主义对他的引力造就了他自毁、破坏和敌对的个性——奉象征派诗人或 19 世纪后半叶的法国为楷模，借酒遁世，蓦然沉默，以及为创造另一个自我形象而不惜编造自己的身世。

第一部

历史、记忆、语言

